

明前雨后
作品

忽而今夏

HUERJINXIA

我 爱 过 的 男 孩 ， 有 世 界 上 最 英 俊 的 侧 脸



SUDDENLY, THIS SUMM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忽而今夏

HUERJINXIA

明前雨后
作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忽而今夏/明前雨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5399 - 3406 - 8

I. 忽… II. 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6107 号

书 名 忽而今夏
作 者 明前雨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陈泓希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刘和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275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06 - 8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再版前言

人生真的很奇妙。

在二〇〇六年九月，我在 **Blog** 上写过一篇《潜水病》。

所谓潜水病，是因为在过深的水中，潜水员吸入的压缩空气压强过大，溶于血液中。而如果过快地返回水面上，外界压力骤然减小，在深水中溶入的氮气等膨胀，并形成无数外溢的小气泡。在血管内的气泡会阻塞血液流通，在血管外的会压迫附近组织。

而且，据说在深水强大的压力下，会产生一种类似醉酒一样的迷幻感，称为深水麻醉。

你敢下潜多少米，两米，十米，五十米，一百米？

没有氧气瓶的情况下，四米已经是我能到的极限，再深的地方，我没有勇气去尝试。

带着氧气瓶呢？

我怕潜水病。

回忆是空气，

请勿回望。

上卷 此城

第一乐章 如歌的行板·回忆之前 6

- Chapter 1 我多么羡慕你 7
Chapter 2 快乐在唱歌 12
Chapter 3 微笑的预感 17
Chapter 4 处处都有你 23
Chapter 5 不一样的夏天 29
Chapter 6 恋人未满 35
Chapter 7 深呼吸 41
Chapter 8 手心的太阳 47

第二乐章 清新的小快板·青青子衿 53

- Chapter 1 放在心里面 54
Chapter 2 少了你该怎么办 61
Chapter 3 最浪漫的事 67
Chapter 4 爱你让我勇敢 73
Chapter 5 天天天蓝 79

第三乐章 不安的急板·双城双城 86

- Chapter 1 气象报告 87
Chapter 2 你一直存在着 95
Chapter 3 浓情化不开 102
Chapter 4 两个冬天·I 110
Chapter 5 听说她爱你 116
Chapter 6 我要的幸福 123
Chapter 7 沉淀 131
Chapter 8 戒指 140
Chapter 9 凹凸 150
Chapter 10 再见“我的初恋” 159
Chapter 11 别让情两难 166
Chapter 12 至少还有你 178
Chapter 13 你给我多少时间 187
Chapter 14 暧昧 196
Chapter 15 远走高飞 204

下卷 彼岸

第一章 绵延的柔板·忘记之后 212

Chapter 1 忘记幸福 213

Chapter 2 我的爱与自由 222

Chapter 3 城里的月光 230

Chapter 4 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240

第二章 微风般的中板·那么近，这么远 251

Chapter 1 转眼之间 252

Chapter 2 听说爱情回来过 261

Chapter 3 两个冬天·二 271

Chapter 4 听说 282

Chapter 5 冰雨 290

Chapter 6 最熟悉的陌生人 298

Chapter 7 我的爱 306

第三章 深沉的广板·未完成 319

Chapter 1 无底洞 320

Chapter 2 Fly Away 330

Chapter 3 怎样 338

Chapter 4 听风的歌 345

Chapter 5 爱从零开始 352

尾声 360

番外·喜相逢 362

番外·海阔天 365

未发表番外·不换 383

特别番外·解说双城 386

初版后记 392



楔 子

我的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个人过一天 像过一年

海的那一边 乌云一整片

我很想为了你快乐一点

可是亲爱的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江美琪

朋友们都说，何洛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

二十六岁那年初春，好友李云微嫁人，新郎是她的青梅竹马。何洛工作的小镇临近费城，不能回国观礼。彼时最后一场寒流袭击美国东部，由南而北，大雪纷飞。

翌日傍晚，雪停，堆起将近一米高。镇上的清雪车从窗外隆隆开过，推开房门，有勤快的邻人铲过雪，从家门前挖出一道壕沟来。她刚从美国西部的阳光加州搬来不久，看着几乎等身的雪墙，童心大发，回身抓起 Northface 的风衣，拉高风帽，沿着战壕迤逦前行。

三五个褐色卷发的波多黎各少年大声喊着，前后跑过。最后一个孩子不小心撞到何洛，带得她一个趔趄。少年回头粲然一笑，“Sorry.” 惯讲西班牙语的唇舌，略带生硬的“r”音，听来直率热忱。

“That’s all right!” 何洛真诚地笑。

“There’s a nice restaurant ahead!” 少年点点街角，竖起大拇指。

或许自己现在的样子很潦倒，大风雪刚过的夜晚，一个人单薄地走在街上，像觅食的寒鸦。何洛想着，肚子叫了一声。

店面占据了街边转角，门脸很小，内里却别有洞天。右手边向南是一个咖啡厅，波多黎各咖啡浓郁的香气散开；左手边向东，是一排高椅的酒吧，Happy Hour 刚过不久，但因为是雪天，顾客寥寥；正中灯火辉煌，是家庭式快餐，玻璃柜内一排何洛叫不上名字的食物。

“Ribs, please.” 她点了一客排骨，只有这个她可以辨识无误。

老板热情地捞了一大块红澄澄的排骨给她，配饭是细长粗糙的米粒，上面浇一勺熬得浓稠的豆羹。

何洛捧着托盘临窗坐下，桌上有一只翘首的公鸡模型，墙边也是公鸡的贴画，还有波多黎各的国旗。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小岛，有着国家的称号，却是美国的一个自由邦。若即若离，名分不清，像疏远的爱人，时而彼此需要，时而彼此厌恶。

看了看表，将将八点，到了 Unlimited Local Call Time。她拿出手机来，先第 1347 次抱怨美国佬的手机设计厚重有余，精巧不足，然后拨通，是一个陌生的女声，“找云微吗？今天是她的婚礼，她现在忙着化妆啊。请问，您是哪位？”

“哦，我叫何洛，是她在美国的朋友。”

听筒中没了说话声，但依旧嘈杂。那边李云微的三星手机从一只手递到下一只，中间谁没拿稳，啪地摔在地上，震得何洛险些将自己的手机丢了。

“恭喜恭喜，二十二年的恋爱长跑终成正果。”她笑。

“喂，你要不要再把我们娘胎里那一年加上呢？”李云微哈了一声，又低声说，“某人今天也来了！”

“哦。”都是老同学，意料之中。

“何洛……你，还在飘来荡去啊？”李云微顿了顿，“你知道，女孩子还是不要太逞强。”

“一要嫁人，性子都变了。”何洛揶揄她，“你要洗心革面，做贤妻良母了？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吧？最早嫁人的，大家不用送她红包哦。”笑得狡黠。

“切，你现在在美国哎，逃避！本来你要给我美元的。”李云微依旧大大咧咧的。

“新娘怎么躲在这里打电话？赶紧出来啊。”那边有人吆喝。

“哎，是何洛的越洋电话呢。章远，你要不要和她讲话啊？”李云微招呼着。

“不，我不要和他讲。”何洛的大拇指放在红色按钮上，“祝你和常风白头偕老，永结同心，byebye 哦。”她飞速说完，按下挂断键。

与其被拒绝，不如先拒绝对方。

既然已经分开，至少还留住尊严。

然而爱总是没有什么尊严。仓皇逃避，比较简单。

或许，下一站可以去波多黎各。

何洛埋头吃着豆饭，想，希望那里除了排骨牛肉，还有蔬菜可以吃。

离开章远之后，何洛已经忘记了该如何爱一个人。

她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毫无保留去爱别人。

爱上章远之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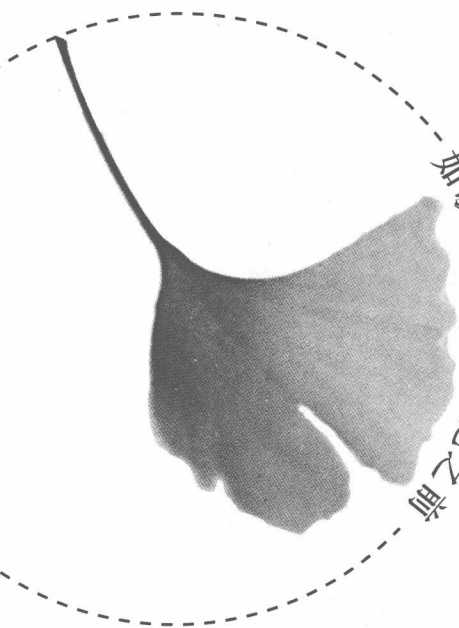
十六岁时，何洛爱上章远。此后十年，她的世界只有他。

上卷
此城



第一章

如歌的行板·回忆之前



Chapter 1 我多么羡慕你

有时候 风太急 禁不住 挂念起你 这一刻 离我遥远飞行

——江美琪

高一寒假。

何洛不喜欢数学竞赛班，可她还是来了。

因为下雪，教室里空了很多座位。何洛走到最后一排靠窗的角落坐下。旁边的暖气热得烫手，早有人捷足先登，把一副深蓝色的绒线手套放在上面，大大咧咧的，像一双摊开的手掌。何洛摘下自己的，放在旁边。浅浅的茄花紫，手腕处镶一圈白色兔毛，缀着两粒小小的毛球。小指有意无意地搭在深蓝色手套上，更显得纤细秀气。

何洛看着两副手套，心满意足地笑，好像自己的小指真的握在那只宽大的手掌中一样。

这一堂课讲极限原理，那已经是大学高等数学的内容了，但据说全国数学联赛中会有所涉及。前两周的课何洛都没有仔细听，这堂自然听不懂。她也并不在意，刚刚高一，大学还是一个无比遥远的概念，而且爸妈一向鼓励她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似乎和数学扯不上边。

她来上课，是为了自己未完的心愿。掏出笔记本和铅笔，抬眼，前座的“模特儿”保持着和上堂课一样的姿势，懒懒地趴在桌子上，双臂叠放在脸颊下。何洛有些失望，这

个姿势她已经画了三堂课。她很想画他的侧脸，短而平整的头发，略凹的眼眶，挺直的鼻子，还有轮廓分明的下巴。比一般的东方面孔深刻，又比西方人柔和。

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侧脸。何洛想，不画下来太可惜。

可他纹丝不动地熟睡着。老师布置了几道习题，教室中安静得只能听到纸笔演算的沙沙声，还有前排男生均匀悠长的呼吸声。

睡死吧！何洛诅咒着，保准你起来时两只胳膊都麻掉。

黑板上的题目她不会做，于是从书包中拿出一袋手指饼，窸窸窣窣地拆开。怎么回事？第一层好像少了两根。何洛把袋子放在书桌膛里，一根根摸过去，一、二、三……数了几遍，都是二十八根。太过分了，居然克扣！何洛皱眉，决定下次换一个牌子。

这时，前面的男生懒洋洋起身，手在桌沿一撑，身子仰过来，浅灰毛衣上的网纹在何洛眼中瞬间放大。她呼吸一滞，本能地向后闪躲，同时，看到了那张期盼已久的侧脸。

那张侧脸的主人睡眼惺忪，面颊上红了一片，还印着毛衣的纹样。他说：“同学，请你小声一点儿，很打扰别人的。”可他自己声音洪亮，还带有男孩子变声末期的尖锐，在安静的教室中无比突兀。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射过来。

原来他塞着耳机。何洛忍不住笑了一声，忽然又觉得尴尬。明知道那些眼睛都是看他的，可她却紧张得如坐针毡，好像那个洪亮的声音是从自己喉咙里跑出来的，又或者，她和他是同一国的，是他的共犯。

台上的老师是市教委重金礼聘的全国特教，年逾花甲的老先生很有涵养，眉头都没皱一下。他只是淡淡地说：“那两位同学，到前边来讲讲你们的思路，大家讨论一下。”

何洛捏着粉笔，紧紧地，不小心掰成两半。暖气是不是太足了？额头上的汗都要渗出来。她偷眼看旁边的男孩子，他飞速地推演，发尖上沾了一层细薄的粉笔灰。

那我又要写什么呢？何洛望着题目出神，写下一个 $\lim$ ， x 趋于无穷。无穷符号怎么写来着？她画了两个携手并肩的小写“o”。不知道老先生有没有吐血，但是台下确实传来同学哧哧的笑声。

男生扫了何洛一眼，回头继续推算，在写到无穷符号的时候放慢了笔速，然后又特意擦了，重写一遍。何洛这次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是一笔，一个侧卧的8。

还不是都长得一样！何洛嘟囔着，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到。或许，她以为只有自己听到了。那个男孩子转头冲她笑笑，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老师，我做完了。”他言简意赅地分析了思路。老先生频频颌首，“不错，请回座位。”

何洛头皮发麻。她只写了两行字，还是些驴唇不对马嘴的公式。莫非，这就挂在黑板上了？她低着头，恨不得将自己嵌到黑板里。

贴墙挂画。她自嘲地耸耸肩膀，想起一项传说中的少林绝学。

忽然，身后的空气停止流动。何洛很怀疑自己的后脑有一只奇妙的天眼，似乎已经看

到了男孩子脸上促狭的神色。心跳急促起来，但是肺叶中的氧气供应明显跟不上血液循环加快的节奏，何洛一张脸憋得通红。

“这个方法太烦琐了。”他一大步迈过来，拍拍何洛的肩膀，示意她站到一边，然后扬起黑板擦刷刷地抹掉那两行字，何洛没有认真听课的罪证就此被毁尸灭迹。

他一边写，一边讲解着，三两句话，字字点题。

“对不起，我性子急。”他把粉笔放回何洛手中，背向众人，眨了眨眼，“其实，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何洛心虚地点头。

就此逃过一劫。

下课时，两人一起伸手去拿手套。

“谢谢。”何洛诚挚地说。

“怎么谢？”他扬眉，眼睛亮闪闪的。

“喏，都给你。”递过一包手指饼。

“女生。”他撇撇嘴，还是拿了一块，嘎吱嘎吱地嚼着，“嗯，味道不错，难怪你上课就忍不住了。”

“我的声音很大吗？你戴着耳机都听到了？”

“我没有听歌，只是为了睡得更安稳。”

“啊，那你是故意说那么大声的！”她恍然大悟。

“你数了三遍二十八。我数一的时候你数一，我数二十九的时候你数一，我数五十七的时候你还在数一。”他说得飞快，绕口令一样，“但是我数八十五的时候，你忽然不数了。这样很干扰我的自我催眠。”他笑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天真得像个孩子。那时的他就是一个孩子。

你也在关注我吗？何洛低头，咯咯地笑，“那……为什么帮我？”

“怕你挂在那儿，给我们学校丢脸。”已经做好准备，一闪身，飞来的暗器轻飘飘地拍在他肩上。捡起来，是何洛淡紫色的手套。

“你认识我？”她侧头。

“二班的，何洛。”他佯装撕扯着她的手套，“恩将仇报，我记你一辈子！”

“你说我叫什么？”

“何洛，不对吗？单人何，洛阳的洛。”

当然是对的，只是这两个字由他说来格外好听，何洛想多听几次。

“那你认识我吗？”他问。

何洛微笑不语。

“我叫章远，六班的。立早章，不是弓长张。我们班主任也是你们的英语老师。”

“章……远。”她慢慢念着，烂熟于心的名字第一次在嘴里打了个转儿，从柔软的舌尖滑过。小心翼翼，有些生涩，但还是忍不住想笑，嘴角开出花，酿成蜜，一直流到心底。

两个人一起等车。

冬日傍晚五点，北国的天空彤云密布。橘黄的路灯温暖了头顶的夜色，大片的雪花扑簌簌坠下来，漫天舞着。何洛的睫毛上挂了些许雪花，融一些，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又立刻冻结，于是眼前凝着细碎的冰晶，整个世界缤纷起来，流光闪烁。

她偷眼看章远的侧脸，要忍住了才不会傻笑出来。

“你学文学理？”他忽然问。

“呃？”

“寒假之后，不是要分班？”

“嗯，还在想。”假话，不是早就打算好了？何洛咬着嘴唇，“你数学这么好，学理科咯？”

“当然！”章远颇有些自得，“笨人才学文。”

“偏见……”她低声抗议。

“哦，对不起啊。你八成学文吧？”他说，“我们班主任总提起你，说你英语很好，听说你舅舅是外交官？”

“对啊，他在希腊待过二十年。”何洛点头，“我爸妈是希望我去读外语，或者国际关系。”

“那你为什么来数学竞赛班？”

“想看看自己是不是笨得没边儿了。”

“那还吃饼干，不认真听课？”果真笨得无极限，都不知道要先飞。

“喂，你也在睡觉啊！”

“我都会。年级组长推荐我来的，总要给个面子吧。”

“……”

“真的，你为什么来？”宜将剩勇追穷寇，章远又问。

“无可奉告。”地球人都知道的外交辞令。何洛瞟了他一眼，低头看着地上的影子，一长一短，斜斜地重叠在一起。

“如果我说是为了你，你会不会跳起来？你跳得那么高。我还记得，我一直记得。”何洛摊开日记，压在课堂笔记上。

“放假就不要这么辛苦了，来看会儿电视啊。”妈妈端来一杯热果珍。

“哦，整理完今天习题再看。”何洛应着，哗啦哗啦翻着纸，合上日记本，翻开两页笔记挡住。

“你不是要学文吗？数学竞赛班就不要去了。”妈妈探头瞅了一眼，满纸天书，“不如这个假期开始学法语好了。”

“笨蛋才学文。”她脱口而出。

“谬论！”何爸是学历史出身的，虽然前两年退了教职投身商海，仍有备受侮辱的感觉。他不是关心国家大事吗？《新闻联播》那么大声，他都听到了，耳朵比豌豆公主还敏感。

何洛忽然想到另一位听觉敏锐的人来。他说：“结果你就不数了，严重干扰我的自我催眠。”

“他是一个自大狂，我早就知道。”妈妈离开后，何洛接着写，“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聪明，别人都是笨蛋。可他的确很聪明，我在他面前也总是个手足无措的笨丫头。”

闭上眼，是初见他的样子，迅疾地奔跑，敏捷地闪身，高高跃起，后仰。篮球在半空划了一道优雅的弧线，刷网而入。而他在球出手后便迅速回防，胸有成竹，对自己的准确性坚信不疑。矫健灵活的男孩子，匀称修长的四肢，还有何洛眼中，世界上最漂亮的侧脸。

他这样英俊、聪明，刚刚就生动地站在她面前，说：“何洛，我记你一辈子。”

那就记着吧。她一直笑，傻傻地，一直笑。